

面孔



张雪：飞驰人生

3月28日至29日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，张雪机车连夺两回合冠军，一举打破了杜卡迪、雅马哈等国际摩托车巨头对该组别比赛数十年的垄断。张雪机车及其创始人张雪的传奇经历，瞬间点燃全网。

张雪机车夺冠的820RR-RS赛车，搭载自主研发的直列三缸水冷发动机。这款夺冠机车背后，正是张雪现实版的逆袭式“飞驰人生”。

张雪十几岁就开始在摩托车修理店当学徒，梦想是当赛车手。2009年，为了家庭和生活，他含泪放弃赛车手的梦想，潜心机车研发。他的梦想变成“造出让中国人冲到最前面的车”。2017年，张雪与人合伙创办机车厂，生产性价比远超进口品牌的摩托车。2024年，张雪在重庆创立张雪机车，专注于自主研发和创新。去年，张雪机车总产值就达到了7.5亿元，但全年亏损2278万元，主要原因是研发投入太高。但张雪放出豪言，今年要把研发投入扩大到1.35亿元。在自主研发上“干不死就往死里干”。

因登顶国际赛事爆发后，张雪机车销售火爆，相关概念股股价接连大涨，极大地提振了整个行业 and 产业链的信心。张雪接受采访时称：“上下游产业链对我们从事的事业更有信心了。以前刚到赛场时，别人投来的是不屑的目光；取得好成绩后，他们开始用平视的眼光和我们交流。”



张赞英：不甘与释然

近日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退休职工、助理研究员张赞英因为一场演讲打动观众。80岁的她，在演讲台上敞开心扉畅谈人生的挣扎、努力、渴望和不甘，展现了真实的女性力量。

2024年，在访谈节目《十三邀》中，张赞英作为植物科学画家曾孝瀚的妻子接受访谈，谈及丈夫只顾画画而自己为家庭奉献一辈子时，她痛苦地说自己的一生过得很难，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她不想再一辈子被困在一个地方，她要出去走一走。张赞英的讲述，让不同年龄的女性都心生感触。

今年3月，张赞英走上演讲台，更详细全面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和所思所想。她说，很多朋友说她胸无大志、不求上进、不甘回归家庭的小圈子，其实她一生中多次努力争取过，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如愿。“我的事业，总是差一点。”虽然张赞英的人生有很多遗憾和不甘，但很多网友看到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。她把家庭照顾得很好，从事的是山茶花育种的专业性工作，帮助花卉企业组建了实验室并培养了技术人员，身体上经历病痛但以坚韧渡过难关……“花没有十全十美的，人生也是这样。”张赞英真诚朴实的表达再次打动广大观众。

3月底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将编号3385-17的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品种正式定名“赞英”，以此致敬张赞英为工作、家庭默默付出的平凡力量。



姜涛：理解始于看见伤痛

近日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姜涛的新著《安定心：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》出版，引发阅读热潮以及对精神科常见疾病的讨论。

姜涛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30余年，亲历精神医学发展，陪伴无数患者。《安定心》不仅是一本精神医学科普书，也描绘了医患彼此守望的心灵旅程。书中讲述了多个患者的故事，如被母爱控制的女儿、遭遇暴力而人格分裂的女孩、双相情感障碍犯罪者、抑郁乡村青年等。姜涛认为，真正的理解始于看见伤痛，治愈来自接纳与和解。

姜涛观察到，近年来精神健康问题正在向更年轻的人群蔓延。他每次出门时，挂号的40个患者中，有12到15个是18岁以下青少年，而且发病年龄越来越小。他分析：“在信息化社会，特别是智能手机出现以后，人的社交圈子、信息来源都大大扩展。在这种条件下，人所面临的压力、应激和竞争增加了。”他提醒患者通过药物缓解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问题，还可以接受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以及家庭治疗，并建议相关部门增设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。

姜涛说：“对于身边那些被精神健康问题困扰的人，请在能力范围内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陪伴。他们最不需要建议和指导，一句简单的‘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’，就能成为他们抓住现实世界的绳索。”

(□记者 师文静 整理)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朱良志：寻美桃花源

□ 本报记者 蔡可心 本报实习生 杨佳庆



燕南园56号。青砖墙，木构架，门口没有挂牌。此处曾是物理学家周培源的住所。如今是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，美学大家朱良志在这里工作。屋内小桥流水、翠竹游鱼，天窗外树影婆娑。

办公室不大。一张长桌，整齐码放着书和手稿，身后几排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，塞得满满当当。朱良志常常穿过庭院，在长桌前坐下，翻开书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窗外光影缓缓移动，从这头到那头。

这个把大半生交付给中国艺术的人，也活成了中国艺术的样子——温和，沉静，有自己的节奏。

寂寞无可奈何之境

1982年，朱良志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，留校任教。他最初的兴趣在绘画理论，读《石涛画语录》，读郭熙的《林泉高致》。读着读着，他读到了恽南田。

恽南田是清初画坛“六大家”之一，常州人，画没骨花卉，也写画论。在沈子丞的《历代论画名著汇编》中，朱良志读到恽南田的一句话：“寂寞无可奈何之境。”

恽南田推崇元代画家倪雲林，以“寂寞”二字描述艺术的最高境界，称倪云林的画“真寂寞之境，再着一点便俗”。诸多画论中，这一条最让朱良志着迷。他认为这个论断说透了恽南田的核心——绘画，是在画一种心灵中的桃花源。“他讲的不是技法，不是构图，而是一种境界。这种境界跟人的内心有关，跟生命的状态有关。”

恽南田将他引入一片更广阔的领域。他开始系统阅读画论，石涛、郭熙、董其昌、王原祁。读得越多，他越意识到，要理解中国画的精神，必须深入中国哲学。

彼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的“美学热”。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、宗白华的《美学散步》、朱光潜的《谈美》，对那一代人影响深远。朱良志由此真正触及这门学科。他从笔墨、线条、构图出发，追问背后的东西。中国艺术讲“六法”，讲“格调”，讲“趣味”，他逐渐明白：“美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艺术哲学，是对艺术本身作一种形象思考。这种思考，不只是概念的推演，还关乎人的存在，关乎对命运的反思。”

读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时，他又有新的启发。王国维讲词，不拘泥于词律、词派等技术层面，而是谈词人之心，论有我之境、无我之境。朱良志意识到：“艺术反映的是生命的感叹、生存的体会，以及在人在世界中的关系。艺术关乎广阔的人生。”

若论起与艺术的缘分，或许更早。幼时家贫，笔墨纸砚常凑不齐，因为家后面正好有一条小溪，朱良志便跪在地上，用笔蘸水，在大青石上练字。

毕业后，朱良志给著名学者祖保泉做助教。祖保泉服膺章黄学派的学问，古文字底子深厚，词写得也好。书法、篆刻、古体诗词样样在行，生活极其自律，吃鸡蛋都讲究从哪一头剥开。朱良志常常早上陪他跑步，晚上七点去他家陪他看新闻联播。

祖保泉当时是系主任。几百人的大课上，他让朱良志坐在旁边擦黑板。一擦就是八年。

八年，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五岁，手里握的不是笔，而是一块黑板擦。祖保泉的板书极漂亮，擦过以后，黑板上还有痕迹，甚至能辨析字的走向。朱良志的硕士论文交上去，祖保泉批了八个字：“满纸玄言，四处喷射。”朱良志为此哭了一场。

后来他要调到北大，许多人劝他留下。祖保泉沉默了一阵，说：“你应该出去。”

于是，朱良志带着这句话，也带着“寂寞无可奈何之境”留给他的思考，走出了安师大。

1995年，朱良志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《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》。这部三十多万字的作品，从“生生哲学”的角度透视中国艺术的内在精神。此后数十年，他沿着这条路径，写下《四时之外》《中国美学十五讲》《真水无香》《南画十六观》等著作，逐步构建起以“生命超越美学”为核心的中国美学理论体系。

污泥中做清洁的梦

1999年，经美学家叶朗推荐，朱良志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。从文学到哲学，从地方院校到北大。“那是把人逼到绝境的时候。”

他没有急于求成，而是做了两件事：把课讲好，回头读书。

美学课要讲授《石涛画语录》。有关石涛的材料芜杂，伪作多，前人未及厘清。朱良志开始跑图书馆。

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在文津街，挨着北海公园。早上从北大骑车过去，最快五十分钟，晚上五点再骑回来。中午没地方吃饭，他干脆不吃了，一天两顿。“天天这样去抄，晚上回来把抄的东西放到电脑里。”风雨无阻，持续了八个多月。在那里，他遇到了汪世清等前辈学者，也尝到了做学问的乐趣。

后来他又跑了数十家图书馆、博物馆。中科院图书馆有个深库房，藏着一批明清艺术相关的资料，他帮着整理，翻出不少珍贵材料，后来的许多研究，多得益于此。那些年他很少参加学术活动，“将近十年，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图书馆。”书读进去了，身体也锻炼好了。

阅读和写作，慢慢从谋生的活儿变成了生命中离不开的事。直到现在，朱良志还是跟着晨曦起床，起来就坐到书桌前。他觉得读书是养生，“外面很喧嚣，但是内心很安静。”

2005年，朱良志出版七十万字字的《石涛研究》。这部著作系统梳理了石涛的生平、交游与画学思想，为理解这位艺术家难懂的画论、变化多端的作品以及纷繁的生平经历，提供了可靠参考。此后，他又出版《传世石涛款作品真伪考》和辑注的《石涛诗文集》，从不同维度深化了对石涛的研究。



石涛研究之后，他又扎进了八大山人。

八大和石涛，一辈子没见过面，却互为知己。朱良志研究石涛时发现，两人作品互相影响，“有信札，甚至有的作品两人都有题跋。”

八大是朱元璋的后代。明亡后家遭屠戮，二十岁逃进寺院，一生未娶。父亲和伯父都有聋哑之疾，他自己也常常说不出话。后来在寺中精神失常，跑出来，被远房侄子收留，在南昌困顿二十余年。

研读八大的难度远超想象。石涛生平大体清晰，八大却一片迷雾，疑点重重。题画诗晦涩难懂，启功先生曾说：“八大题画的诗，几乎没有一首可以讲得清楚的。”八大画风怪异，在中国绘画史上几乎没有第二人。简洁，逼真，却极难读懂。他画的鸟，眼神尤其奇怪。一次中国美术馆办八大石涛展，朱良志进门就看见大海报上那只鸟，“眼神像在翻白眼，很多小朋友看了以后就学着翻白眼。”

更难把握的，是八大画中的精神气质。清人何绍基说：“愈简愈远，愈淡愈真。天空空古，雪个精神。”朱良志觉得研究八大，像走在迷离的山路上，云遮雾挡，常常不知走向何方。“但那漫山的空翠，沁人心脾的清香，诱惑着你，使你无法停止前行的脚步。”

八大一生屈辱。癩疾复发回南昌时，戴破帽，穿长袍，鞋底磨穿，袖口破烂，行于街头，路人围观取笑，无人识他。晚年孤身一人，有时寄人篱下，有时窝在破庙败庵，满屋尘土，食不果腹。他给朋友写信：“凡夫只知死之易，而未知生之难也。”

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辈子没有放下对生命的念想。污泥里活着，画出来的却

是天光云影，一片淡然。他画的荷花、鸟雀，笔墨跳脱，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。朱良志感慨，那真是清激无比。

为了弄明白八大，朱良志跑了不少地方。进贤、奉新、新建，八大待过的故地，他一一路访，想捕捉他生活的痕迹。有一回临近春节，天寒地冻，他在江西省图书馆翻到八大好友饶宇朴的《菊庄集》，这本书久已不见于世。他至今记得那一刻内心的震撼。

2008年《八大山人研究》出版，朱良志从思想与生平等多重维度解读了这位艺术大师。2023年，该书修订再版，融入了更多新的思考，也记录下朱良志在这一领域持续耕耘的痕迹，成为八大山人研究中绕不开的一部著作。

几年八大读下来，朱良志心里留下一个抹不去的影像：“就是一个生活在污泥中的人做着清洁的梦。”

中式园林的“生生”之脉

园林并不是朱良志研究的中心问题。但随着《中式园林的秩序》的撰写和出版，他得以将这份兴趣付诸笔端。这本书以“美丽的无秩序”为核心，全方位阐释了中式园林背后的艺术精神与哲学思考。在朱良志看来，人们常常以为中式园林是“无序”的，但这是一种误解——中式园林，无序中有序，遵循中国哲学中的“生

